

.....
独——立——文——丛
.....

徐渭的选择

黄永厚

.....

王阳明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海豚出版社

013044503

1267
2190

立
文
丛

徐渭的选择

黄永厚
著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北航

C1652142

1267
21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渭的选择 / 黄永厚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4
(独立文丛)
ISBN 978-7-5110-1237-1

I. ①徐…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1475号

徐渭的选择

作 者: 黄永厚

丛书策划: 祝勇

责任编辑: 李忠孝 王玮 慕君黎

整体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 6

字 数: 98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237-1

定 价: 30.00元

侵权必究 版权所有

目	中国人真快活	
录	——论欢乐	- 1
	龙里·米尔沙	
	——论完美	- 5
	磨斧深谷	
	——论英雄	- 10
	三姑娘与“谄也”	
	——论悲剧的传统	- 13
	上帝的手	- 19
	上帝的雇工	- 21
	泰山论虎	- 23
	牝狼	- 26
	赢家	- 29
	二王庙	- 31
	铜雀台	- 34
	美丽的煎熬	- 37
	没字	- 41
	太师的管家	- 43
	组织手续	- 45
	韩琪论	- 47
	韩琪转世	- 51
	黄茅白苇好收成	
	——苏子论书	- 55
	《红楼梦》	- 57

难乎其为公鸡	- 59
造孽啊	- 63
告诉祝勇	- 66
战略家	- 70
诗歌和袜子	- 74
鸟人三题	- 76
康德说	- 82
勃兰特	- 84
天下	- 87
杨柳依依	- 90
山水答问	- 93
艺术是福音 艺术是福音吗?	- 97
大师的宗旨	- 99
披襟临风	
——复西德画家席告生先生	- 101
说点虔诚	
——复N的信	- 118
枯水河	- 122
名利场	- 125
拥抱	- 127
云想衣裳好吗?	- 129

已不是对手	
——《自然主义》引言	- 131
自然主义	- 135
子见南子	- 149
后人围着屈原转	- 151
又遇七贤	- 153
徐渭的选择	- 159
达利	- 164
毕加索	- 166
何海霞	- 168
吴作人逸事	- 170
湖南有个谭盾	- 171
附录	
冰炭同炉（祝勇）	- 174

中国人真快活

——论欢乐

◎

※

“太原府，好地方啊，这有两钱儿，给带个骡子来。”

“这是多少啊？”

“二百四十钱！”

“二百四十钱，买条骡尾巴也不够呀！”

“你说什么罗子？……”

在收音机里，要不是这二百四十钱，我们真要把它当现代戏了。

啊，久违了《女起解》，是你！

一条榨不出半滴油水的干泥鳅，我想起你崇公道，那个让污泥和败草蹭光身子的老家伙，你在怀念江河，还是做着大海的梦。

在被苔垢弄去光泽的玻璃罐子里，人们说那里有一个世界。你就悬在那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泥水之间打着盹儿。

大鱼走过去了，没看见你。

小鱼走过去了，没理会你。

你就这样对待那腥膻的“官场”么？你呀，你真够“油”的了。

想起我五六岁第一次见到你，你嘴上那一排刷把胡子就叫我笑个不停。

我不止一次拿你和别的角色比较：

那些脸上挂着长长胡子的，（不管它是白马尾巴毛做的，还是青马尾巴毛做的）只要把半个脸和嘴巴子遮住，他们的话就永远说得含混不清。而一些不长胡子的尖嘴，太监，他们一开口总是拖着娘娘腔，虽然这种娘娘腔，总有一个老几十分欣赏。

只有你，你的名字和你的《公道经》，人们一听就懂，

一念就会。

这真是老头老妈们的绝招，凭着久经风霜，只要自己高兴，就用食指往头顶上面一捅说道：“天晓得！”好像你们这些老年人跟自己头上那块大玻璃板很有交情，自己消受不了的委屈和不平，统统交他保存。

还有，还有你腋下夹着的那条“大鲤鱼”，红艳艳、金灿灿，谁个看了都高兴，简直成了欢乐的“味精”，有谁会为它的真名——枷锁而伤心？

我们来到洪洞县城门口，风沙刮来了，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热气扑来了，填满了我们的胸口。去南京的末班车也过去了。耳边只剩下往巴沟、喇嘛庙去的几声凄凉的驼铃。

举目无亲，呼天不应，难道我们真要被埋在这厄运的风沙里？

且慢，看那烈日下跪着什么人？

——一个女犯，旁边站着你、刷把胡子拄着一根拐棍。然后就是尚书的儿媳妇、钦差大臣的夫人拜了公差做干亲。

谁的恶作剧啊！弄出这等颠三倒四的事情！——生活，当然是生活，要是生活翻了脸，一切权势都得败阵，就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难叫他们打起精神。

只有你，中国的戏剧家——欢乐民族的子孙，才写得出与席勒、贝多芬完全不同音响效果的作品。

我们的欢乐不是神，而是凡人。我们的欢乐不在天上，而在洪洞县到太原府的路上，她拣了一条最苦的路伴着我们。

说不尽的苦楚啊！但却响彻着同情、友谊、支持、父女之间相依为命……一切人间美德的歌声。

一遍又一遍，观众都听到那温暖的呼唤：

走吧！

走吧！

走哇——！

全场都挺起胸脯，报以掌声：

——崇尚公道，我们都蒙受着您的光明。

龙里·米尔沙^①

——论完美



世界是完美的。

自从女娲开始工作那天起，世界的完美就有了具体的内容。

这么说，女娲的工作和上帝的万能不是有了矛盾？不，上帝最疼爱他的子民，他必然具备这样一种胸怀——不把好

^① 龙里是美国乡村民歌明星。

事都做绝了，以便让人的才智也有些用武之地。

他根据人们的需要来分赠圣礼：把权力送给一些人，把金钱送给另一些人，送给龙里的，就只有双目失明了。有位哲人是这样解释的：“上帝把草送给猪；把美食送给人。”多么公正！

但是，权力再高都将被更替，财力再大也填不满个人的欲壑，他们都达不到完美的境界。

龙里怎样来补充上帝交下的残缺呢？

他从娘胎里就带来双目失明，比起当年赤身露体，站在全副武装的那位常胜将军哥利亚阵前的大卫更加寒碜。因为大卫手中毕竟尚有一副弹弓。米开朗基罗在塑造大卫雕像时，还特意在他眼珠里装上明亮的心形，使得他能透过哥利亚那光是枪头就有六百“歇克”重、巨如大梁般的长枪背后，透过哥利亚那铁甲盾牌，像装在一个铁桶里似的强大外表背后，看出那没有头脑大蜡台的虚弱本质。如此这般，这个赫赫“战神”便倒在未获盛名的少年——大卫的脚下了。这个故事后来借哥利亚那句名言而流传至今：

“我是一条狗么，你敢拿弹弓（一说是棍子）来对付我？”

因为哥利亚看到前来与之对阵的，是个无有披挂、不带武器的毛孩子，他觉着受了侮辱。（事见汤因比《历史研究》）

一个演惯“天神”的人，末了连恢复做人的机会也丧失了，顶着狗身份回到上帝座前去交差，真叫人好笑。

龙里不是神，光是活下去就得拿出极大的毅力，何况又选择艺术为职业。没有眼睛能看到美吗？

其实，这眼睛也不是全信得过的东西，长着明亮眼睛的人，未必全见得着美。眼睛作为动物的器官，对于人的另一个属性（社会属性）来说，有时还很具一些欺骗性呢！

譬如：

鹿，是自然属性，指鹿为马是社会属性。

这本是我们美学上的一个命题。假使我们有幸列身于当年那个辩论现场，亲眼见着那具有选择性眼力的神功，亲耳聆听那辩白为黑的妙语，我们也就不致大惊小怪问为什么有些人存心要亵渎上帝给自己那个宝贵的礼物——眼睛。我们了解这种人，因为他那脆弱的灵魂经不住权势的勾引。

龙里在储存音乐信息的过程中，没法由直觉对艳丽的色彩、明媚的风光、巍峨的大山和“鬼物”的丑恶进行对比，

使他后来在创作中要克服的困难真是多得不可想象。在这方面贝多芬比他要算幸运多了，因为贝多芬在耳朵失聪之前，所储存的东西早已经要溢出来了。

怎么办？既然眼睛那么不可靠，让我们维护灵魂的庄严吧，假使眼睛欺骗了我们，让我们信任耳朵的诚实吧！

龙里打定主意这样做了：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正好摒弃那个世界的丑。

龙里五岁进入盲人学校。在那里待了十二年，并得到过巴赫和莫扎特的艺术哺育。他本来可以从从容容走上音乐圣坛，但是，他却不进那个金碧耀眼的大门里，返到凡尘。

从前，歌德说他自己从巴赫乐曲里曾预感到“盛装的仪仗庄严地从一个宽敞的台阶上走了下来。”（卡尔·聂夫《西洋音乐史》）是谁领着这队仪仗走了下来？是巴赫本人么？

要是巴赫和莫扎特音乐里果真传出了帕那苏斯山上诸神的梵语，两三百年过去了，总该送到人民手中了吧！这件工作现在由龙里来完成了。但它不再是梵音了，而是地道的美国乡村民歌。

我们曾醉心过莫扎特那明净、华丽的旋律，听到他的圆

舞曲，仿佛立在维也纳宫廷之中，被那男人的假发和女人的宽裙子，以及由这类时尚带来的矫饰之情所包围。巴赫的经文歌，即使是世俗合唱，不管她多么激发万民的虔诚，在他所建立的音乐庙堂里，任凭我们的精神怎样挣扎，也翻不出上帝的手心。唉，旧时的花环有时也竟成为后世的桎梏。

艺术家还是伴着他的人民为好。要是历史出现回旋，其螺旋扭动方向总不会改变。重复就是残缺，重复就破坏完美。你叫龙里在故乡北卡罗来纳州，上那儿去找哈布斯堡的王爷们？

龙里的歌把巴赫、莫扎特等人手中完成的那种大音阶家族的完整庄严和“老人河”的宽厚朴实，精巧地揉合在一起了。听到他的歌声，使我常常想起故乡“辰河高腔”。一种山民的自豪，混合着撕裂人心的幽怨拖腔，不时还冒出几声像谱表拐角顶边的piccolo高而且尖细的童声，那是听众场里发现寻找兄弟的呼声。

我以为只有民歌最能保持艺术崇高使命的贞操，即：——呼唤人性。

龙里有一支歌叫做《完美的视力》好像是这样唱的：“长着明亮眼睛的朋友们，我羡慕你们……”

磨斧深谷

——论英雄



这画在上海展出时，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在画前注视了很长时间，我问：“你熟悉他？”

“认识，在新四军，我是军长的警卫连长！”

沉默——“哎，那么，……您失职了，老师给人害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的冲击！”——

是呀，革命事业发展这么快，中国国土这么大，工作这

么多，而对方的手法又这么毒，什么样的事不能发生？这张画终于能呈献给自己的主人！我含着眼泪题上了款。

记得甲寅年那古怪的“批孔”还没来得及收摊子，半路忽然又亮出新招——“批《水浒》”。梁山好汉都坏了，剩下“夺了鸟位”的李逵等不多几个人另派了用场。

陈毅逝世刚刚一年，历史啊，竟酷似得令人瞠目结舌了，李逵跟随大哥冲锋陷阵打江山，没有死在敌人手里，却诚实地吞“亲人”递来的一碗药酒。小说、戏剧，你们这些生活课本不断重复这一页，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叫人心酸，像现在这样只有叫人民伤感不已么？

我找来陈毅的照片画了这张李逵。酒喝尽了，脚下是摔碎的酒碗，右手痉挛地上举着，它最后一次承受着药力发作时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画完之后，愤恨未艾，援笔题了题词：“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然而，我终于疚心了。实在话，解放三十年了，我怎么能不加区别地把它当成封建社会的一个悲剧来看待呢？虽云不妥，亦不可改了！^①

① 原画藏我校邓慎康老师家。有人担心说：“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你还有命吗？”我不相信有绝对的事，我想证实世界和中国之有希望，是因为好人终归比坏人多呢！这就叫做“生活”吧。
